



袁嘉谷传

YUANJIAGU ZHUAN

张维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袁嘉谷传

YUANJIAGU ZHUAN

张维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袁嘉谷传/张维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1

I . 袁… II . 张… III . 袁嘉谷—传记 IV .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7690 号

责任编辑	谭政华 (特约) 高 勇
封面设计	陈 柳
书 名	袁嘉谷传
著 者	张 维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印 装	昆明市西站彩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6.625
字 数	410 000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书 号	ISBN 7 - 5415 - 1923 - 5/K·67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序 曲	1
第一章 石屏才子	1
一、文献名邦	1
滇南的石屏以“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闻名遐迩。到乾隆年间，石屏乃“文献名邦”的名声已远播省内外。明清两代，石屏重教兴文的努力，造就了济济人才。	
二、家教渊源	6
袁嘉谷的父亲袁德洋积祖辈之教诲和自己多年之心得，信守“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的信条。经商致富后，他不惜花很多钱购买经史子集给子女们阅读，为他们勤奋求学，日后博取功名创造良好的条件。	
袁嘉谷的长兄嘉乐通晓经史，二哥嘉谟熟精诗赋，三哥嘉猷擅长书法。他们都对弟弟嘉谷悉心传教辅导。	
三、后生可畏	11
袁嘉谷5岁开始读书，6岁那年跟着大哥读完了《四书》，10岁能作出佳对，12岁这年写下了一篇精彩的《游小瑞城记》，让人看到了一个12岁孩童那神来之笔，13岁便写出了清新自然、生动有趣、粗蕴哲理的诗作。	
袁嘉谷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便已经崭露头角了！	
四、坐拥书城	20

《闻人道安南事》一诗，字里行间充溢着少年嘉谷澎湃于胸中的爱国热情。

袁嘉谷在书房里常常通宵达旦地攻读。“恒于勤苦见从容，坐拥书城兴未慵。……夜半高楼谁是友？诸天寺里一声钟”的诗句，吟出了他胸怀远大报负的“凌霄”之志。

第二章 昆明求学 31

一、新婚燕尔 31

新婚夫妻相爱情笃，袁嘉谷在不自觉之中，学业一度有所放松以致婚后第二年乡试名落孙山。这无疑给了袁嘉谷当头一棒喝！

他开始沉思反省，写下《悔箴》14则，亡羊补牢，发愤图强！

二、经正书院 36

经正书院是清末云南的最高学府，名师荟萃，藏书丰富，光绪帝曾御赐“滇池植秀”匾。袁嘉谷以优异成绩调为经正书院高材生后，饱览藏书，从名师，得益友，探讨切磋，可谓如鱼得水。他胸怀大志，充满自信，倜傥不群，元气淋漓，开始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这段经历对他后来“大魁天下”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三、忧国情怀 44

袁嘉谷应乡试，名列第二。试策写得颇有见地，鞭辟入里，内中饱含的爱国热情和爱滇之情让人激动不已。《拟请节点景之费以赈灾黎疏》一文写得大胆坦诚，令人佩服他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甲午风云更引起了他深深的忧虑。

青年袁嘉谷“不在其位，要谋其政！”而且，远在云南，要忧虑西藏；身居边疆，要进言朝廷！

四、策马幽燕 52

云南何时能出状元？三迤百姓翘首以盼！提学使倡修“聚奎楼”，祈愿云南从此文星高照，文运昌盛，有士大魁天下！

袁嘉谷发愤苦读，立志“读经献策匡社稷”。1898年，他北上会试，“壮心寄何处？策马走幽燕！”八千里行程，一路温课，一路怀古……

五、会试落第 65

中国的科举史上，种豆不得豆、种瓜不得瓜的现象屡见不鲜。袁嘉谷多年发奋攻读，此次会试却名落孙山。

世人下第，呜咽沾巾。可是袁嘉谷却有诗云：“丈夫不作楚囚泣”，何壮哉！

“京师一铩羽”的挫折，没有使袁嘉谷灰心泄气。“守身敢不励，名浮志愈坚！”他重返经正书院学习后，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同学竟戏称袁嘉谷为“课王”！

第三章 经济特科 87

一、风雨如晦 87

“愁来庚子日西斜”，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气焰嚣张。慈禧太后西逃避难，眼见政权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危机四伏。慈禧为风雨飘摇的形势所逼，也不得不祭起“变法”的旗帜，开始举办“新政”，实行清王朝的最后一次重大改革。

为了推行新政，慈禧重拾旧题，开考经济特科，破格求才。1902年初夏，云贵总督魏光焘保荐袁嘉谷应经济特科考试。“欲报国家报知己”，袁嘉谷准备再次北上。

二、大魁天下 96

国家的耻辱和民族的苦难时时萦绕在袁嘉谷的心中。他经过这五年潜心磨砺，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他意气风发地昂首迈进了保和殿，最终一举夺魁，高中经济特科一等

第一名！袁嘉谷被誉为“国朝第三人”、“三十二开学士”。

云南自元代设置行省，从未出过一个状元。而今，袁嘉谷一鸣惊人，大魁天下！

三、“状元楼” 110

袁嘉谷高中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的佳音传到云南，保荐袁嘉谷的云贵总督魏光焘题“大魁天下”四个大字，特制匾额高悬昆明城拓东路桂林桥的聚奎楼上。从此，云南的民众把这座聚奎楼骄傲地称为“状元楼”！

第四章 日本考察 117

一、东瀛一年 117

“回首中原泪欲流”。袁嘉谷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学政一年，同时兼任云南留日学生监督。他感到此行考察责任重大，心中充满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此时，云南在日本的留学生已有一百多人，袁嘉谷对他们关心帮助、耐心引导。这批留学生爱国热情高昂，学成归国后，大都成为了有用之才。

二、偕师周游 130

袁嘉谷的老师陈荣昌怀着“念吾滇危弱，思所以补救之”的目的，被派往东洋考察日本学务。袁嘉谷陪荣昌师考察一月余，收获颇丰。

陈荣昌和袁嘉谷师生二人成为了云南人士中最早用诗歌进行中日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第五章 编译图书 143

一、任重道远 143

学部编译图书局于 1906 年 6 月正式成立。学部任袁嘉谷为局长，主管全国的中、小学教科书和大学参考书编

写事宜。自此，中国有了统一的国定教科书。

任务艰巨，筚路蓝缕，袁嘉谷工作卓有成效。

云南发生灾情，袁嘉谷向皇帝上奏《赈济滇民疏》，心系滇民疾苦。

二、与王国维 161

袁嘉谷很爱惜人才，特别器重很有才学的局员王国维。

袁嘉谷说：“中国近代的学者，吾推崇的有三人，静安就是此三人中之一。”

敦煌的珍贵文物此后得以保存下来，未遭大劫。这里面有袁嘉谷、王国维等人的功劳！

第六章 浙江“小学台” 167

一、“木瓜之役” 167

38岁的袁嘉谷奉饬出任浙江提学使，初一上任，就碰上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已经发生的一场轰动全省学界的风潮——“木瓜之役”。有胆有识的袁嘉谷妥善地处置了这场棘手的风潮，令浙江民众敬佩不已，他们送给袁嘉谷一个亲切的称呼——“小学台”！

二、廉正为官 175

袁嘉谷心正行端，以身作则，拒绝属员为他祝寿，还要求属员也要廉洁奉公。

他重视抓好在全省城乡普遍建立简易识字学塾和平衡教育经费拨款办法两件事，使得当时浙江省的中小学教育在不长的时间内初见成效。

在认真兴办教育、培育人才的同时，袁嘉谷还着力征集、整理浙江地方文献、图书典籍，并改建西湖图书馆。

三、回滇省亲 191

袁嘉谷的八弟早逝，给75岁的高龄老母带来很大的打击。8年未回过云南的袁嘉谷请假省亲。

袁嘉谷的身影出现在石屏城里的街道上和城边的村子里、水塘旁，出现在异龙湖畔……

四、事功卓著 203

袁嘉谷在任二年，使浙江教育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共达4000余所。在浙江广大农村普遍建立简易识字学塾，为普及教育奠定了基础。他轻车简从去全省各地视学，帮助各地解决问题。

此外，袁嘉谷还做了许多对浙江黎民百姓有益的事。

辛亥革命发生后，浙江民众衷心爱戴的“小学台”袁嘉谷两袖清风地离开了他呕心沥血为之作过奉献的浙江。

第七章 林泉书史 213

一、重归故里 213

在这新旧时代交替的时候，袁嘉谷做出了回滇的决定，也产生了一种浮生如梦的感慨和向往自在与闲适的心愿。光阴如梭，人生易老，他决意退隐林泉读书治史。

回到家乡小住的短短几个月里，袁嘉谷为家乡人民做了三件实事：开始纂修《石屏县志》；倡议办起了石屏县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支持继续办好公米店。

二、世事沧桑 227

这几年间，袁嘉谷经历了太多的事：应蔡锷之聘担任参议；应云南都督唐继尧之聘担任顾问；二兄逝世；中年丧子；母亲驾鹤西去；中年丧妻；还遭遇了一桩烟案的牵连。

三、结庐人境 257

袁嘉谷在九龙池北玉龙堆建的新屋落成，合家迁进新居。

“我历风尘五十年，今朝恰称小林泉。”“我读我书，我安我居。”袁嘉谷越来越觉得生活平淡恬静的可贵，越来越恋上那种“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的田园读书生活。

第八章 育才树人

267

一、国学教授

267

站在东陆大学的讲台上，袁嘉谷希望通过辛勤地授业解惑和无私地对学生的关爱，实实在在地多为国家培养一些栋梁之才。他把民族的希望、云南的希望寄于这些青年学子身上。

二、师生情深

282

春风化雨，袁嘉谷以挚爱之心，精心培养了不少有才华的优秀学生：李乔、浦光宗、孙乐、张连懋、李如坤、于乃仁、于乃义、杨东明、李子坚……

第九章 大哉学术

317

一、“书癖”、“诗癖”

317

对于袁嘉谷而言，学术研究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袁嘉谷著作等身，毕生以著述吟咏为乐事。他对诗、对文的爱好，已经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如果把袁嘉谷的诗歌成就与他的文学成就作一比较的话，那么，袁嘉谷的诗歌成就则更胜一筹。

二、经史合流

348

袁嘉谷的学术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经史结合”。他特别强调“经皆史也，史即经也”。“经史结合”既是袁嘉谷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袁嘉谷做学术研究的方法。

三、酷爱滇史

374

袁嘉谷说：“滇之人，生滇爱滇，将以保永久之滇，不得不考古之滇，以兴将来之滇。”他出于深沉的爱家乡、爱国家之心，尤其热衷于云南地方史的研究。《滇绎》、

《云南大事记》、《石屏县志》是其有代表性的重要的历史著作。

四、表彰先贤 —————— 391

袁嘉谷始终以保存云南文化遗产为己任。他立意用晚年的可贵光阴，搜集、整理云南地方文献，表彰家乡先贤，弘扬云南优秀的文化传统。多年来，在表彰家乡先贤方面，袁嘉谷不遗余力，可说是无所不至也。

只要是在云南历史上，为云南的开发建设文化和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发展出过力、建过功、立过业的知名人士，都在袁嘉谷欲尽力表彰之列。

五、“袁家书” —————— 424

袁嘉谷的书法颇有造诣，既学诸家之长，又不拘于一家，自创一格，以峭拔、俊秀称胜，见者呼为“袁家书”。袁嘉谷坦言：“吾惟羲、献是师。”

六、儒佛心通 —————— 437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胸怀诚爱众生之心，成为了袁嘉谷晚年信佛奉佛的一个重要基础。

认为儒佛心通，是儒学根底深厚的袁嘉谷信奉佛学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袁嘉谷是从儒学走进佛学的。他说，“佛法甚深，微妙与儒理可以心通，难以迹较”。

在袁嘉谷生命历程的最后四年里，日必写经念佛，“以宏正法”。

尾 声 一代名儒 含恨西去 —————— 467

附录一 袁嘉谷年表 —————— 493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 512

后记 —————— 514

第一章

石屏才子

一、文献名邦

滇南的石屏以“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闻名遐迩。到乾隆年间，石屏乃“文献名邦”的名声已远播省内外。明清两代，石屏重教兴文的努力，造就了济济人才。

山川秀丽的石屏县地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北部，距省会昆明二百多公里，东面与建水县（古称临安）相邻，南接红河县，西连元江县，北交通海县。

《石屏县志》载：石屏“唐天宝十一载（公元 752 年），始号石坪邑，隶通海郡（宋改秀山郡）。至元七年（公元 1270 年）始置为石坪州，先隶秀山郡阿僰万户，后改属南路，继后又改属临安路（治所先在通海，后迁建水）。明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 年）三月，改石平州，后改名石屏州，属临安府。清代沿袭明制。乾隆二十年（公元 1755 年），改属临安府，隶迤南道。同治

十二年（公元 1873 年）改属开广道。……民国二年（公元 1913 年）改称石屏县，初隶蒙自道，后废道设临安专员公署，石屏县隶属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石屏县城不大，“城郭仅三里许”。出县城以东二公里，便是素有“高原明珠”美誉的异龙湖，天蓝水碧，波光粼粼。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泛舟异龙湖，留下了这样的记述：

湖有九曲三岛，周一百五十里，岛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顶有海潮寺；稍东岛曰小水城。舟经大水城南隅，有芰荷百亩，巨朵锦边，湖中植莲，此为最盛。

清人许湜笔下的异龙湖也是那样美不胜收：“横波浩浩，巨浪荡荡，实元气之磅礴，本坤化以汪洋。飞阁炜煌，梵刹清幽，云烟缥渺，鱼鸟沉浮。若夫风恬浪尽，水面波平如银之长挂，如玉镜之轻盈。鱼极乐而游泳，鸟亦喜而长征。渔歌互应晴云际，晴峦滴翠于檐楹。而长空一碧，皓月宵明，水激石以成调，风度篁以如笙，或酌醪而寄兴，或把笔以言情……”

秀美的异龙湖和石屏城郭在四山环抱之中，“西峰郁嶂苍翠回翔盘舞；东南一带清森娟妙，累累如贯珠；北只乾阳一山，崇隆绵亘，不作纵横而体势雄重。”于是乎，石屏以“山川东迤无双境”而闻名遐迩。位于石屏城西四十公里的秀山，林、竹参天，秀岭奇峰，以“秀山山水甲滇南”誉满全滇。

自明洪武年间沐英留滇屯田以后，数十万江南及中原籍汉民陆续迁入云南，其中一些军民落籍石屏，给石屏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石屏的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给石屏带来了先进的汉文化，给予石屏民众以大量的文化影响。地方为政者重教兴文，设书院，办教馆，鼓励开私塾、家塾。石屏

城内，异龙湖畔，宝秀山下，十二营盘，无不“家家机杼声，人人诗书契”，“民俗安耕凿，士风敦义礼。”石屏大地，士喜向学，人文蔚起。

《旧云南通志》真实的记载，为后人展示了石屏大地上尚文的淳朴民风：

“兵民错居，闾阎栉比。行其野，则农安耕凿；入其里，则户习诗书。民无告讦之风，士有干谒之耻。”

“汉多夷少，风气渐开。士雅民淳，教化易入，耕织贸易各安其俗。自元至清，人物科第，后先振起，服食器用，骎骎乎有中原之风焉。士以立品为先，博文为务。四书五经，人人诵习。大约品学优者，设塾收徒。晨背旧书，饗习楷字，读新书三次，再背旧书。学徒稍高者，或课文，或课对课诗或讲经史。餐后休息，晚温书。此其大略也。若聪颖之徒，有一年课毕数经者。”

“弦诵之声，彻宵达旦。”

“朔望，师徒谒圣。读书重朗诵，规行矩步，著书立说。滇南数文风，金以石屏为光。”明清两代石屏重教兴文的努力，造就了济济人才。早在明万历年间，石屏便得到了“文献名区”的赞誉，及清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又获“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的美称。到乾隆年间，石屏乃“文献名邦”的名声已远播省内外。

以石屏地处偏僻的如此一弹丸之地，明、清两代竟成为云南全省惟一的科甲不脱之地，共取文进士 65 人，占红河全州进士总数的四成，仅次于昆明及大理的进士之数；取武进士 11 人；中文举人 488 名，武举人 150 人；出贡生 760 人。文、武举人中共有解元 9 人、亚元 9 人、经魁 6 人。

更难得的是，石屏文人中先后有 15 人取翰林。“沙至萧家海，翰林满街摆”、“两步三翰林”的民谚在石屏广为流传；“五步三进士，翰林两碰头，秀才满街走”之类的赞语更是脍炙人

口。其中，张汉一人两入翰林，滇中称誉，传为佳话。

石屏为这些士子所立的坊表，不下一百多处，有“儒林坊”、“文献在兹”、“才冠滇南”、“滇中有人”、“两省文魁”、“京卿特召”、“圣命直指”，有“解元联第”、“棠棣联芳”、“世科贡甲”、“五宗继美”，还有“祖孙进士”、“同胞进士”、“奕世簪缨”、“祖孙科甲”、“胪传首唱”、“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科甲”、“祖孙父子叔侄兄弟联科”，等等。

石屏仅原南关铺这一条小街上便出过进士 7 人，翰林 2 人，孙、涂、许、陈四姓兄弟同科的 6 人，解元 2 人。历代举人亦甚多。这条小街遂被人们称之为“进士里”。城中的王家巷因西御史许滋、御史王夔龙和御史张汉都曾在此巷居住过，而被石屏人称做“绣衣里”。

在北京珠巢街的云南会馆中，云南士子历次科考中的佼佼者都有幸得以在馆中悬挂榜匾。其中先后悬挂的 3 塌榜匾中就有 2 塌为石屏人氏所悬。一块是应乾隆元年（公元 1736 年）“博学鸿词科”试、取得御定二等第三名的“二次翰林”张汉所立的“博学鸿词”榜；另一块是清道光己丑科（公元 1829 年）取二甲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的朱淳所立的“传胪”榜。

石屏不仅出现过明代的杨忠亮、涂时相、陈世治、张廷壁，清代的许贺来、张汉、涂大略、何其僕、何其伟、朱庭珍、许印芳等著名文人，还出过很多颇有作为的人物：“明代谏官许滋，刚直不阿，其高风亮节在京中传为佳话；涂时相治理大名府，置常平仓，鼓励游民开垦荒田，促使农牧业兴旺发达，有‘天下廉能第一’之赞誉；都督龙在田应诏率兵征讨襄、荆、黔等地，为明王朝树勋功，《明史》有传；明末清初，吴三桂引清兵南下，石屏许名臣等与元江土司那嵩联盟反清扶明，壮烈殉难；……进士陈沆，官至吏部，与太史王思训（昆明人）、马汝为（元江人）被称为‘滇中三杰’；雍正年间进士朱僕，官大名府知府，清重

培植学士，振拔人才，识崔述、崔迈兄弟俩于童子中，收入府中教养，使崔述成为著名经学家；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朱丹木治政有方，“史才冠于一时”，至老捐建玉屏书院，德高望重；乾隆间实业家吴尚贤拓边守土，史传著名；彝族进士李云程、李茂彩苦学成才，精神可贵；经学家陈履和（字海楼），倾一家之财尽毕生精力，刊刻老师崔述著述，使中国文化远播海外，流传于日本，其历史功勋不朽；书家涂晫、涂应恒父子大笔淋漓……”^①

据《滇系》所载：武侯西征时，远望石屏，云气蔚厚亘霄数日不散，因下马筮之，语左右曰：“石为云根，云为文彩，千五百年后，此地人物当与中原颉颃。”

此说固不可深信，更不可作为石屏人才辈出的依据。但是，地处偏僻、且开化较晚的弹丸之地石屏能有如此深厚、悠久的人文传统，其文风之盛，人才之多，则是着实可以令文化发达的中原与江南人士另眼相看的。石屏人因此而生的自豪之情也溢于言表：“清初科第首以进士入翰林，为吾滇文化开先河者，为屏人许贺来；乾隆丙辰开博学鸿词科，月槎张汉以翰林被征应召钦点第三名，再授编修，全滇亦仅石屏一人……滇南文化名誉出类拔萃者，皆必屏人。”^② 石屏人涌动于胸中的，除了身为石屏人骄傲之情外，更有一种“恋屏爱屏”的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

① 云南省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石屏县志》，6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② 陈潜：《石屏县志·跋一》，1938年刊刻本。

二、家教渊源

袁嘉谷的父亲袁德洋积祖辈之教诲和自己多年之心得，信守“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的信条。经商致富后，他不惜花很多钱购买经史子集给子女们阅读，为他们勤奋求学、日后博取功名创造良好的条件。

袁嘉谷的长兄嘉乐通晓经史，二哥嘉谟熟精诗赋，三哥嘉猷擅长书法。他们都对弟弟嘉谷悉心传教辅导。

清末同治十一年（公元 1872 年），袁嘉谷诞生在石屏这块有着深厚、悠久的人文传统和秀丽山川的土地上。

这是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

远离云南万里之外的北京城，早已失去了多少年前的那份宁静与祥和。皇宫早已丧尽了康乾盛世时的威严和辉煌。统治中国的慈禧太后，对外强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和退让，让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

两次鸦片战争的后果，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遭到了严重的侵犯。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泱泱古国的历史从此掀开了屈辱的一页。

统治阶层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于不得已之中，开始重新审视世界，重新估价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倡导了一场洋务运动，